

《资本论》研究丛书(七)

评介国外部分学者 对《资本论》的研究

陈征 严正 林述舜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研究丛书（七）

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陈 征 严 正 林述舜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福州

《资本论》研究丛书（七）
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陈征 严正 林述舜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75印张 229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50

书号：4173·77 定价：1.85元

编者说明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这部科学巨著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我们特编辑出版《资本论》研究丛书。

本丛书共有七种十一册，由陈征同志主编：

(一) 《资本论》解说（修订本，原分五册，再版改为三册，每卷一册）；

(二)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试从纵的方面对《资本论》研究；

(三) 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

(四)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

(五) 《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六) 《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下）；

(七) 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以表示对这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最诚挚的纪念。

目 录

一、《资本论》在西方经济学界·····	(1)
二、评介西方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17)
(一) 萨缪尔森——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代表人物·····	(17)
(二) 罗宾逊、斯拉法——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	(55)
(三) 康芒斯——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	(71)
(四) 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	(79)
(五) 熊彼特——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	(93)
(六) 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的代表人物·····	(109)
(七) 法兰克福学派·····	(127)
(八) 巴兰、斯威齐——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134)
(九) 罗尔——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153)
(十) 米克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171)
三、评介日本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186)
四、评介苏联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	(215)
(一) 维戈茨基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	(215)
(二) 罗森塔尔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	(232)
(三) 伊利延科夫对《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的研究·····	(242)
五、对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资本论》的某些动态的评 介·····	(249)
(一) 西方学术界围绕《资本论》中“转形问题”的一场论 争·····	(249)
(二) 杜撰两个马克思的神话·····	(269)

(三) 抓住“机器人”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起新的挑
战……………(274)

(四) 一支新炮制的毒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
论”……………(278)

(五) 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论点……………(281)

(六) 森岛通夫的“双重转化”理论——把《资本论》第二
卷同第一卷对立起来……………(286)

六、试析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
关系……………(290)

后记……………(303)

一、《资本论》在西方经济学界

一百多年来，《资本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有如高耸的磐石，巍然屹立，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资产阶级慑于《资本论》的巨大威力，动员了它豢养的学者和辩护士，不断对这部巨著发动围剿，千方百计地进行诋毁，企图削弱以至消灭《资本论》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不过，在各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反对《资本论》的态度和手法也不尽相同，概括说来，大体上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三种态度

第一个阶段：1867年至十九世纪末。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冲破重重阻力在德国汉堡出版。1872年又出版了德文第二版；1883年出版了德文第三版。俄文版和法文版这时也相继问世。

《资本论》的出版使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御用学者感到本能的恐惧。这一时期，他们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①。他们不评论、不介绍，也不攻击。“那些勇敢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对这本书小心翼翼，不强迫他们，他们就绝口不谈它。”^②他们生怕评论和攻击反而会扩大《资本论》的

① 《资本论》第1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69页。

影响，因而“谦恭地一言不发”，企图使人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

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论》的各种文字的版本相继出版，第二卷、第三卷也在恩格斯的努力下问世了。《资本论》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切地区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为工人阶级所掌握。资产阶级的沉默抵制破产了，连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庸俗经济学家欧根·庞巴维克这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已经成为大批读者的传道者，包括通常并不爱读难懂书籍的许多人在内。”^①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对待《资本论》的态度，从沉默抵制的阶段转入对《资本论》进行公开攻击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由于《资本论》的影响与日俱增，资产阶级意识到沉默“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②，于是转而用造谣污蔑、篡改歪曲、谩骂诽谤来围剿马克思的《资本论》。充当急先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庞巴维克。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年，庞巴维克首先跳出来，出版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书中断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声称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采用通常的利润和价格的体系，这样，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理论体系就崩溃了。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围攻由于苏维埃俄国的诞生而更为猖獗。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二十年代就开始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国，列宁称凯恩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③。凯恩斯在他的

① 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1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22页。

《劝说集》一书中，诬蔑《资本论》“只是一册陈腐的经济学教本”，胡说什么“这本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①并声称要用他的著作来粉碎“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基础”。

参与围攻马克思《资本论》的还有从工人运动内部分裂出去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臭名昭著的伯恩斯坦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纯粹是想象上的事实”，鼓吹价值论必须用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来补充，否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宣扬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提高工人的福利，自行进入社会主义，妄图以此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

第三个阶段：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

1929—1933年，深刻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惊慌失措，徬徨无着。主张自由放任主义、主张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的传统庸俗经济学破产了，西方经济学家纷纷寻找出路。这时，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严重的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论断，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就，使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起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些人也想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药方。多布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年）、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1938年）和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一阶段，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有所变化，谩骂式的诽谤少了，全盘否定式的攻击不多见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承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对马克思本人也不吝捧上几句赞颂的言词，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例如，美国已故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宣称，

^① 凯恩斯：《劝说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6页。

绝大部分人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永远过时了，而对于马克思的作品说来，“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利之处”，“伟大一词毫无疑问是适用于马克思的启示的。”^①英国新剑桥学派的头面人物琼·罗宾逊不仅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而且认为“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已经离开了传统的正统派而向马克思发展。”^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资产阶级国家的著名大学开设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课程和讲座。在日本的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授几乎和讲授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教授人数相当。一些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说史的著作，例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当然是带有偏见地）介绍《资本论》的重要论点。

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解姿态决不能说明他们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和他们的经济理论终究属于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服务于不同的阶级，在基本经济理论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总是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例如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萨缪尔森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哈耶克，总是力图推翻《资本论》的基本观点；赞颂与和解，貌似客观与装扮公正，仅仅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及其巨著《资本论》的烟幕而已，仅仅是一种温柔扼杀的手法而已，我们决不能为其所迷惑。他们中间的另一一些人，例如琼·罗宾逊和美国新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虽然不公开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在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总是歪曲马克思的理论，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

①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②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义者自居的经济学家。他们表示拥护马克思的理论，宣传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他们也往往从《资本论》中的某些原理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并处处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真正继承人。影响较大的有以美国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比利时的曼德尔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以美国的约翰·格里、赫伯特·金蒂斯和哈里·布雷弗曼为代表的新左派以及以联邦德国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兹、哈伯尔梅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些经济学家往往敏感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弊病，有的也用激烈的言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抨击了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些揭露和抨击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颇有裨益。作为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对立面，这些自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固然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十分肤浅，并在一些基本经济理论问题上歪曲和修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例如法兰克福学派阉割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巴兰和斯威齐篡改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自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成份相当复杂，没能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毕竟不同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一般说来不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色彩，这些学派的出现客观上表现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仅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所反对，而且也为中心阶级以至一些来自资产阶级营垒里的人所反对。

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原因何在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授

数量大增，不讲授马克思学说的社会科学教授甚至不受学生的欢迎。在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中组织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例如美国新左派组织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1974年成员已达二千五百多人。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在西方世界建立并开展了活动，定期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刊物和研究著作。七十年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出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达几十部，论文不下几百篇。这类书籍有的成了畅销书，多次再版仍然供不应求。报纸、广播、电视也常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1967年《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之际，西方学术界举办了人数众多的纪念活动，纪念会上不乏有赞扬马克思的思想功绩的颂词。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1983年被称为“马克思年”，西方世界举行许多大型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上述情况，被某些西方人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

为什么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复兴”呢？就经济学说而言，主要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和资产阶级攻击、诋毁的彻底破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至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穿过时间的长河而为历史的实践所证实；十月革命宣告了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列宁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的思想；三十年代深刻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力量受到了鼓舞；七十年代西方的“停滞膨胀”粉碎了五十、六十年代相对繁荣时期资产阶级的自信和幻想。尽管当今的社会和一个多世纪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依然感觉到《资本论》这部宏篇巨作以其强有力的光芒照耀着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学说之所以万能，就因为它正确。”列宁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时所写下的话，今天表现得更加明晰瞭然。马克思逝世以前的十六年里，《资本论》的发行量还不到二万册，而今它在世界各地以成百种文字出版，发行量达到几千万册，它的巨大影响年复一年地增强。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攻击和诬蔑，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他们围剿的破产。我们可以拿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头面人物的供词作为证明。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加尔布雷思说：“若是马克思在大多数问题是错的话，他的影响将早已很快地烟消云散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数以千计的人们，早已会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到别处去了。”^①言出无奈，却也道出真情。尽管一个多世纪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捶胸顿足，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马克思的理论，但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向马克思主义宣战；这个事实本身就宣告了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围剿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直接攻击、诬蔑的失败，迫使西方经济学界不得不正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二、向马克思寻求治病的药方。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的时候，批判这一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就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拥护。许多人在危机中想起了马克思，希望到马克思那儿寻找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问题的出路，这种倾向在青年人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前西方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

^①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页。

的长期萧条感到徬徨无着，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里探讨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问题的新方法。美国新左派的成员，大部分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和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年轻经济学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身豪门的子弟。因此，当前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日趋灭亡、日趋腐朽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三、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庸俗经济学破产了，资产阶级急于寻找逃脱经济危机的对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这时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刺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对于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确实起过一些作用，因而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风靡一时，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马歇尔、瓦尔拉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派，五十、六十年代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长期推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饮鸩止渴的做法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七十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停滞，即所谓“停滞膨胀”，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凯恩斯主义者也失宠了，他们在欧美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智囊团中的位置已经被“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所取代，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哀叹凯恩斯理论需要重新加以注释和修补。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因而更进一步重视起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些在事实面前丢尽了脸的经济学家，这时也往往说几句马克思，引几句《资本论》，妄图以此吸引群众，挽回影响。

四、出于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沉默的抵制扼杀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谩骂和攻击也不能置《资本论》于死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转而采用各种温柔扼杀的手法来歪曲和阉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们口头上也为马克思唱几句颂歌，不惜对《资本论》说几句貌似公正的恭维话。放过赞美的烟幕之后，紧接着就施展出种种伎俩来诋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尤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得到广泛的承认，使垄断资产阶级感到本能的恐惧，为了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官方也设立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御用机构，专门研究对策，从事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当前西方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著作，有一些就完全是出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上述四个原因说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既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或多或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又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加以歪曲和臆造的学者和学术团体，还有以攻击、篡改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和辩护士。这就造成当前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派别林立、观点各异、良莠参差、论战不休。同时，一批马克思的人所未知的手稿陆续发表，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一股利用手稿“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趁此在西方流行起来。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情况，也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观点的争论。

西方国家有一批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做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严肃的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对象、方法和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其中以日本

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尤为突出。虽然他们的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及他们炮制假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揭露他们的伪装，驳斥他们的诋毁，回答他们的责难，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当代资产阶级诋毁马克思《资本论》的新手法

当前，象庞巴维克那样对《资本论》恶毒攻击、诬蔑谩骂的人固然还有，但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改换了对待马克思《资本论》的手法。新手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手法：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知道，完全否定马克思的学说已经不能奏效了，他们开始摆出一副貌似客观的面目，转向承认《资本论》对于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聪明的资产阶级学者知道，肯定《资本论》适合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这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危险，而他们的使命则在于维护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他们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现象，如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福利政策，等等，借此宣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质了，已经进入了所谓“后工业化”时期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已经不再适用了，《资本论》“过时”了。萨缪尔森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美国的罗斯托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来取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用的就是这种“过时论”的手法。

诚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应当有所发展。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①列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运用和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资本论》“过时论”，并不是把马克思的经济科学向前推进，而是企图借口条件的变化推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们所强调的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有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的质的变化，有的只是社会经济的一些表面现象，这些特点都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实质。资产阶级学者总是力图用表面现象的变化和阶段性的质的变化来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就实质性的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辩论。其实，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异并没有改变这个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资本论》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这个制度的绝对规律，阶级剥削、阶级利益对立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资本论》中的许多基本经济原理，都并不因为时间流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日益加强而有所改变。不过，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散布的《资本论》“过时论”，除了阐明《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不容篡改之外，也要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特点，针对性地回答资产阶级学者的责难，并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推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